

封面设计 贾愚
书名题签



ISBN 7-5396-0466-2

1·407 定价：4.30元

[247.58] (台湾) 墨余生著

9102

M:1



剑气纵横三万里



* A 1085772 *

安徽文艺出版社

本书业经新闻出版署

图管字〔90〕第157号文批准出版发行

剑气纵横三万里

(上)

墨余生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宿县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25 插页：2 字数：240,000

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50000

定价：4.30元

ISBN 7—5396—0466—2/I.4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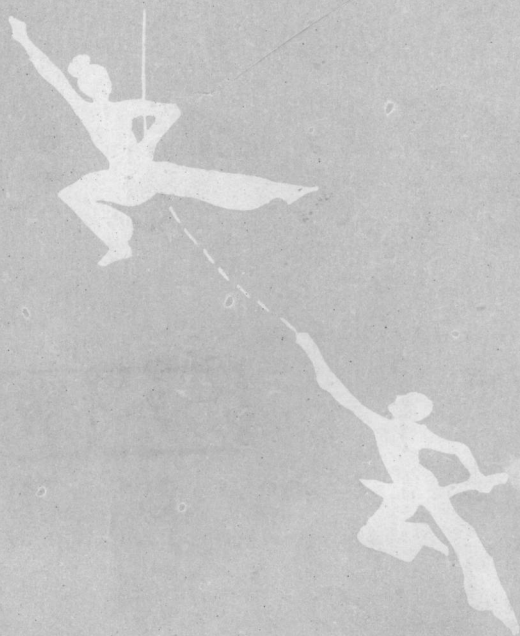
内 容 提 要

这是台湾新派武侠小说大手笔墨余生先生首次在大陆推出的又一部上乘新作。

稀世珍宝白梅灵果，武林正、邪二道皆欲得之。谁能料到，江湖义士狄门之后白刚，竟会在有杀父之仇的天龙帮首领之女的帮助下独享奇珍，并由此武功盖世，会同天下武林高手，奋力搏斗，剿灭残无人道的天龙帮群魔。征战中，白刚又得到义父肖星虎之女的一颗爱心。然而，正、邪如同水火，岂能相容？白面郎挥剑斩魔，终难摆情绵之羁；苗条女欲附正义，亦难脱隐恨之绊；剑气纵横三万里，斩贼易，断情难。白刚陷于义父之女和帮主之女的情感纠葛中，把一幕幕出人意外的奇剧搬上了人世的舞台，既有撼天惊雷，又有动地衷情……

墨氏的这部作品，可以说是笔腾蛟龙之威，毫抒涓溪细声。惊险紧张的搏击场面，意味深长的情爱描写，都令阅者惊叹不已。

封面设计：贾 愚
书名题签



会

大雪纷纷，四野茫茫，朔风怒号，砭骨如刀。

五梅关，前望赣江，背依梅岭，假山傍水，雄峙南海，在这群山白首，遍地如银的景色中，另有一番气象。

其实，这不过是一个地名而已，一无关卡，二无城廓，三无守兵，四无地保，决不象万里长城的娘子关，嘉峪关，那样远近咸知。

但这五梅关是南北交通要冲，因而也聚居有百几十户人家，自成为小小的山镇，经常有过往客人住宿。

约莫是初更时分，关外将已人兽绝迹；然而，一匹马却载着两人由北向南缓缓而行，“的的”的蹄声，冲破空山岑寂。

蓦地，那马向前一蹶，鞍上人登时翻落，敢情两人因长途跋涉，疲惫过甚，一时爬不起来。

其中有一少年满脸忧急之色，陡然被摔落地上，只觉一阵剧痛，直透心窍，但他竟毫不介意，急向倒在身侧的另一条大汉催促道：“何通！别在地上赖着，咱们赶快赶路吧！”

他一面说着，同时也要挣扎起身，那知道这一交摔得委实不轻，说什么也爬不起来，不由得失望地哀叹一声。

被称为何通那条大汉还算经得摔，只见他翻身一跃而起，

看看同伴欲起又倒的狼狈模样，兀自怔怔出神，再瞥倒地厉叫的座骑，才又喃喃道：“马儿这般壮大，还挣扎不起来，白刚比马儿差得多，手无缚鸡之力，平日又没赶过长途，这回一走便是三天三夜，连我钱罗汉也吃不消……”

何通喃喃未已，忽觉事尚有为，急道：“白刚别慌，待我把马赶起来，你骑马，我跑腿，这畜生总不至于馘刁！”

白刚向那匹马多看一眼，见它已前踝折断，分明不中用了，苦笑道：“你这笨瓜，不见马蹄已断了么，还是扶着我慢慢走吧，好在前面还有灯光，总该寻得宿头，明天趁早赶路，要是中途延搁下来，只怕虎叔的病……”

他一想到家里还有一个虎叔正需灵药救治，更是万分焦急，眼角含泪，几乎要流了下来。

何通对于白刚，一向百依百顺，这时见他满脸忧色，苦情毕露，忙应了一声，解下系在鞍后的衣物，便即想背起白刚。

“且慢！”白刚叫了一声，接着道：“那马鞍和辮头也解下来吧！”

“什么？带着马鞍走路？”何通见他这位同伴在这种时候，还要顾及马鞍，实在未免多余。

“不！这马载我们走那么多路程，如今把它丢在这里，也该替它解下鞍具，让它自己能够行动。”

何通才明白他同伴慈爱为怀，不忍让马儿多吃苦头，心想：“你真正是书呆子！”但仍依言照办。

如果是在平时，五梅关这个小镇一到初更早就静悄悄没有人声，但天寒地冻的这一夜，偏是到处有豪客满座，座无虚席，确实有点反常。

小镇东首有一家“万隆客栈”兼营酒饭生意，这时正是呼三喝四，忙得不可开交，忽然“轰隆”一声，店门立即敞开，吵杂的声音也登时停止。

满座食客纵目看去，只见一条彪形大汉，背着一位少年书生闯将进来，嚷了几声：“住店！”便将所背的人轻轻放落。

店家见来人身高七尺开外，腰粗如桶，脸如锅底，环眼浓眉，鼻高嘴阔，形态粗犷得紧，加上光溜溜的大脑袋，更显得气势横蛮，不觉暗自吃惊，再看那少年书生虽是衣衫不整，腿股间血迹斑斑，样子颇为狼狈，但他那端庄而俊逸的神采，并不因而稍减，使人一望便知是一位贵介公子，赶忙堆满笑容，上前拱手道：“贵客光临，自是欢迎，只因小店早已客满，不能再容纳二位大驾，请多走几步，另寻别家去吧！”

那彪形大汉一心只想住宿，对于店家这番说话，怎能听得进耳？当下浓眉一耸，环眼一瞪，破口骂道：“你这王八羔子，不给老子找个房间，看老子不打垮你这个鸟店！”话没说完，竟已抡拳作势。

这店家混迹江湖，处世虽然圆滑，但遇上这种不讲理的愣人，仍不知该当如何是好，竟也愣了一愣。

少年书生微愠，喝一声：“何通休得无礼！”转向店家陪笑道：“在下白刚，偕友人何通，因急事在身，忙于赶路，在进入贵镇之前，马毁人伤，急于求宿养息，由西而东，已经家家寻遍，都是高宾满座，最后才来到贵店，不料仍是客满，敝友焦急过甚，以至有失常态，请老丈念及情急无心，原谅则个！”

白刚婉转陈词，说罢便向店家一揖，意欲拉何通离去。

那知市侩之流，多半奸滑狡诈，怕硬欺软，店家操此生
涯已久，见白刚替何通圆场，又想找回几分面子，倏地脸色
一沉，厉喝一声：“且慢！”

但见他慢条斯理的跨步上前，向众宾扫了一眼，然后冷
森森注视白刚道：“深夜破门求宿，是阁下三言两语就罢了
不成？如果所有要投宿的人，都象贵友一样，我们这开店的
有多少门来毁？”

白刚怔了一怔道：“老丈意下如何？”

“贵友恁地横蛮无礼，阁下就该加以管束，怎可让他胡
作非为？今天姑念你等愚昧无知，只要那黑小子陪个不是，
也就暂且作罢！”

店家这番尖酸刻薄的斥责，直骂得白刚脸红过耳，无地
自容，自他懂得人事以来，几曾受过这种非礼的待遇，但限
于理有亏，纵是委屈之极，也只好竭力忍耐，还怕何通多生
枝节，延误正事，忙以目示意，制止何通妄动，然后强笑道：
“我等自认年幼无知，但决无寻衅之意，实是敝友一时心急
性躁，至有此失，打坏贵店门板和冲犯老丈之处，在下替敝
友陪礼了！”

白刚深知何通性子愣直，命他向别人陪礼，未必能做
得到，所以话声一落，即向店家深深一揖。

怎知道店家见白刚越来越软，何通气鼓鼓站在一边，料
想白刚定可制止何通，索性杀鸡吓猴子，登时冷笑一声道：
“想不到阁下倒会强词夺理，替贵友掩饰，受过，你看他气
鼓鼓站在一旁，几时有悔改的模样？兄弟今天倒要在诸位高
宾的面前，见识见识你们究竟倚仗哪一位天雄地霸，想在我

刁三面前卖唇弄舌。”

刁三话声一落，众宾中登时有人欣欣作色，有人窃窃私议，有人哈哈大笑，喧起一阵吵杂的声音。

但最里面的座头，却有两人各据一角，默默独酌，好象对于这场吵闹，不感兴趣。

刁三放眼环视一周，忖度宾客之中已起了同情，随又冷笑道：“不论阁下是否狗仗人势，但兄弟数十年来足迹遍及东西南北，跑过千百个码头，还不知有个怕字，今天兄弟明言划道：一是黑小子当众向我磕上三个响头，此事就算罢休，二是请阁下交代出两手真才实学，足以使兄弟佩服，也就……”

何通为人戆直，不善词令，见刁三一再相迫，已气愤万分，只因自己已经莽撞，白刚又向对方陪话，才肯忍让一时，起初觉得自己委实不对，即使刁三赏他三个耳刮，也肯甘心领受，但刁三居然连白刚也扯在一起，连讥带骂，百般刁难，气得大吼一声，一步欺前，劈面就是一掌。

刁三不但言语刻薄，武艺也非泛泛，一觉掌形晃动，立时挫步疾退，堪堪避过何通一掌，尽管如此，仍被劲道奇猛的掌风，扑脸生痛，虽知对方并非易与，但势已成骑虎，欲罢不能，趁势旋身，闪到何通身后，运足真力，一招“天姬送子”，疾拍后心。

那知他这一掌打出，何通竟是茫然未觉，身子动也不动一下，刁三暗忖：“好小子！休自托大，你刁三爷这一掌定教你一命呜呼！”

说时迟，那时快，一掌正拍实何通背上，但闻“啪”一声，紧接着哗啦啦一阵乱响，刁三的身躯竟倒飞数尺，压翻

一张桌子，菜汁酒浆，俱泼在那桌宾客身上。

刁三自人堆中爬起，嘴角挂着鲜血，惊愕得不敢进招。

但在这时，又是四个人相继跃起，这三男一女全是一色劲装，年纪约在四十开外，相貌奇丑。

敢情他四人起初不知何通有何来历，一时未敢出手，待见何通一脸迷惘之色，才豁然悟到对方顶多是练就一身硬功，看他愣头愣脑，应该是一个浑人。

额角有个刀疤的壮汉冷哼一声道：“你这浑小子敢来这里惹事生非，看我钢叉太岁要你狗命！”反手一抓，抓起座旁的一对钢叉，一招“双龙出海”，两道银光疾奔何通乳下。

何通当时因见刁三语侵他的至友白刚，才气愤发掌，其实他打中别人没有，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但见刁三嘴角流血，便以为是被自己打伤，生怕白刚见怪，还在发愣的时候，猛觉两缕银光挟着锐风到达胸前，本能地奋臂一扫，“当当”两声，两柄钢叉登时掠空而去，射进屋梁半尺，兀自摇晃不止。

钢叉太岁名列湖广四丑，既肯报出名头，总该有几分能耐，不料被对方一挥，立即虎口震裂，钢叉脱手，立脚不稳，顺着何通一扫之势，撞向刁三身上，一声惊叫，两人同时倒地。

其余三丑眼见钢叉太岁吃亏，不禁又惊又怒，吆喝一声，兵刃纷纷掣出。

那女的怒骂道：“浑小子！你可是吃了老虎心，豹子胆，居然敢招惹我天龙帮，先吃你盍二娘一棍！”

她骂声刚落，一根六尺长，精钢打就的“双龙滚珠棍”

即猛扫何通腰际。

另一位手持阎罗笔的大汉，一招“判官送帖”，无声无息地同时送到。

何通虽然天生异禀，神力惊人，毕竟是不谙武艺，不识拆招破式的方法，在这些江湖人物围攻之下，登时险象环生，手忙脚乱中，猛觉胸前一痛，已被阎罗笔点中一下。

这样一来，立使何通惊觉到好歹也得一拼，怒吼一声，一手掩胸，一手猛向盍二娘那根双龙滚珠棍扫去。

盍二娘棍重千斤，向无撤回之理，但她早见扑虎双叉经不起何通一扫，情知对方臂力极大，又在怒吼之后，来势更足惊人，为防兵刃被震脱手，急将双龙棍往后一撤。

但另外一名壮汉的策鬼鞭，已是一招“吊客登门”疾点何通咽喉。

何通原是恐怕他至友白刚不乐，所以处于被动的挨打地位，被敌人用阎罗笔点痛之后，已知非把这伙凶徒打败，绝难脱身而去，一见对方鞭梢点来，当即闪身疾退，上躯向后一仰，同时向策鬼鞭踢起一脚。

持鞭壮汉见状大喜，暗道：“阳关你不走，偏上奈何桥，别怪大爷心狠……”

他心念未已，何通的脚尖已将触到鞭下，那壮汉忽然厉喝一声：“着！”潜劲直透鞭梢，但闻“啪”一声响，鞭杆被踢，鞭梢疾转，迅点向何通下阴。

要知下阴乃人体致命的部位，何通如果被鞭梢点中，那怕不立刻废命？

但他一见鞭鞭疾转，已知不妙，急翻个半身，让对方的鞭梢点在胯骨上面，虽让开致命部位，却是痛澈肺心，怒吼

一声，反扑上前，拳腿交加，势如疯虎。

三丑能够厕身在天龙帮内，又敢向外报名报姓，手底功夫并不太弱，才进三招，便有两招得手，而何通不但无恙，反而愈打愈凶，这一来，三丑俱不顾以多欺少之名，各展所学，打算把何通了结在自己兵刃下，更可傲视同伙。

万隆客栈的厅堂纵然广阔，也容不下四人疯狂狠斗，霎时桌翻椅倒，碗盏横飞，邻近的宾客纷纷后撤，但仍看定这场热闹，不肯退走。

白刚眼见这种情形，心里暗暗叫苦，但自己是一个书生，又不能插手制止，看三个敌人各操兵刃要制何通死命，如果要喝退何通，岂不是要他束手待毙？

他独倚桌边，茫无所措，他虎叔缠绵病榻的惨状，楚君妹妹以泪洗面的悲容，一幕接一幕展现在眼帘，几乎忘了他的至友何通与敌作生死之战。

刁三被钢叉太岁撞跌在地，好容易爬得起来，杂身在人丛里觑双方狠斗，看见何通迭遭痛击，凶势依然未减，不禁暗自着急，目光一移，瞥见白刚就站在附近，愕然出神，一种狠毒的主意，即时升起，暗忖：“这酸丁与黑小子关系不浅，要不是他急着住店，黑小子绝不会恶鬼附身似的蛮不讲理，我刁三又何致受此折辱？眼前的事还不知结果如何，万一黑小子打赢，老子又面临厄运，何不擒下这酸丁作个人质？”

他主意一定，即挪动身躯，潜至白刚背后，迅速扫出一腿，要将白刚勾倒。

怎知他一脚扫出，即猛觉有一种弹拉之力在后脚一碰，“嘭”一声，自己反而被带翻地上，耳际同时听到一声冷

笑。

刁三大吃一惊，急游目细看，见人人都在注视狠斗，虽有人因他忽然跌倒而投下一眼，但神情上绝不象是暗算自己的人，定一定神，即认为或是自己心虚，一腿扫空，自己绊倒自己，于是，再爬起身躯，狠狠地瞪了白刚一眼，突然飞起一腿，向呆若木鸡的白刚踢去。

但他这一腿踢出，又猛觉后腿被什么东西一抽，“嘭”一声巨响，竟跌成一个“大”字躺在地上，顿时尻骨一阵剧痛，同时又听到十分清晰的笑声，却不知起自何处。

忽然，有人冷哼一声，即有个苍劲的嗓音道：“好一招‘追风捕影’的鞭法，贫道何幸，获得瞻仰金鞭玉龙的侠驾，湖广四丑也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要不是上官大侠鞭下施恩，只怕四丑要变成八丑了，贫道即与上官大侠幸会，少不得还要讨教几招精妙绝学才是！”

老道此话一出，湖广四丑立即跃退一步，何通已是浑身大汗，也敛手退回白刚的身旁。

“金鞭玉龙”这四个字，震撼大厅里面的江湖人物。

原来，最近几年，金鞭玉龙之名响遍江湖，不论大江南北，边陲蛮荒，只要有人提起“金鞭玉龙”，连黑道中人也翘起姆指，大大赞扬，敢情金鞭玉龙不但是艺高出众，而且能够以德服人，才获得武林人物的最高推崇。

但这金鞭玉龙端的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由得他绰号响遏凌云，见到他本人的却是十分稀少，然而，在这荒山小镇的客栈里，忽有人说金鞭玉龙要惩处湖广四丑，怎不令人骇异？而且又有人要和金鞭玉龙交手，那人又是何等人物？

众人循声看去，见最里面一角，卓立一位紫袍道人，三

绀紫髯飘拂胸前，目射精光，向着对角座上一位劲服青年注视。

那劲装青年约有二十六七岁，身材修伟，阔胸细腰，丹凤眼，卧蚕眉，目似朗星，鼻如悬胆，好一付英俊的相貌。

只见他一手持杯独酌，一手捻着一条又长又细的软鞭，听那老道发话之后，先将杯中余酒饮尽，缓缓站起，仔细打量老道片刻，忽然哈哈一声朗笑道：“幸会，幸会，原来威震辽东，望重武林的紫髯道长恰也在座，上官纯修疏于失察，方才那手狸猫戏鼠的玩艺儿，反是班门弄斧，贻笑方家了！”

刁三听出金鞭玉龙说的“狸猫戏鼠”，猛醒方才自己连跌两交原是金鞭玉龙所为，只惊得周身哆嗦。

紫髯道人在对方朗笑声中，忽觉长髯微动，略视前胸，不由暗吃一惊，但仍神色自若，接口道：“欧阳坚不过徒负虚名，怎堪大侠谬赞！“传音断须”之德，已自深领盛情，既蒙不弃，何不赐教一二？”

他有意无意地抚须轻弹，从容把话说毕。

金鞭玉龙微微一怔，笑道：“道长“弹指神通”能隔山裂石，今已略见端倪，果然非同凡响，尤其“振须破坚”之功，区区心仪已久，道长如欲指点一番，不妨前途相见……”

他略顿一顿，又道：“此间之事，尚仰道长威望，请为打发一句！”

各人至此才知这两位名闻江湖的高手，竟已在谈笑中暗交一场，究竟是谁艺高一着，因各人与两者相差太远，根本无法知道，只是紫髯道长欧阳坚哈哈笑道：“贫道雕虫末技，怎能与上官大侠的“伏魔神功”相提并论，现下谨遵台命，再往前途相见便是！”

再一指湖广四丑，面对上官纯修道：“彼等之事，好在贫道与乃师冲天鹞子葛雄飞有一面之缘，今日由贫道仲裁，想必冲天鹞子不致非议！”

紫髯道长言外之音，大有唯我独尊之概。

上官纯修笑道：“只要道长公正处断，纵有责难，亦当对心无愧，何况冲天鹞子，敢向老道长为难？”

紫髯道长明知金鞭玉龙故意拿话僵他，却又傲然答道：“贫道生平作事，一向不必求人谅解……”

他话说一半，即转向湖广四丑道：“你们今天可说是狗捉耗子多管闲事，即使受人之辱，也只能怪自己学艺不精，技不如人，怨不得别个了，要知你们都是亮得出字号的人物，集几人之力，还要仗着兵刃，仍然制不了那傻小子，你师父的脸面也该丢进毛厕坑里去，还不赶快滚开，难道想自讨没趣！”

上官纯修点头微笑，暗忖：“听说这老道作事，但凭一己的好恶，看起来也不是邪恶的魔头，此事也作得十分公允。”

四丑对欧阳坚的处置颇为不满，但他们素知此公刚愎自用，不但是申辩无用，甚且激发他心头火起，说不定说得吃不了兜着走。

再则，还有一个上官纯修在场，方知他已出手捉弄刁三，如果再不识相，不知还有何种苦头好吃，只好怨怼地望他两人一眼，随即飞步出门。

欧阳坚逐走湖广四丑，转对刁三冷笑道：“当年绿林道上，人称“百灵舌，狡兔腿”的九头鸟，想必就是阁下了，你自以为口才可以翻云覆雨，今天却吃了舌底翻莲的亏，贫

道不欲多造口孽，你也值不得我骂，好在已受过惩戒，此事也暂时放过，如果你还想妄生事端，当心贫道下手无情……”

蓦地，老眼中射出两道精光，注视低头不语的刁三，不禁喝一声：“你敢不服？”

刁三被紫髯道长说得脸色苍白，一听厉喝，惊得跪将下去，忙道：“小的不敢！”

“好！你把四丑兄妹的房间，让给这两个娃儿住宿！”

“是！小的一定照办！一切都遵照你老人家意旨去做，今后……”

上官纯修喝一声：“少说废话！今后你敢怎样？”

刁三惊得一跳，连声称是，再不敢多说半个别的字。

上官纯修不屑地望他一眼，转向白刚看去，但见白刚此时双眼发直，如醉如痴，瞳孔已张大一倍，角膜灰暗无光，不觉心头一震，暗忖：“这少年人怎是这样地急痛？”

要知上官纯修是内外兼修的人，一见白刚那付神情，便知他因急痛攻心，以致血闭气升，急认准对方穴道，一拍一按，白刚应手苏转，却呕出一口淤血。

上官纯修生怕白刚说话伤气，急道：“白兄弟方才急痛攻心，虽经在下救治，但仍不可多说话，免丧精神，此间的事已由这位欧阳道长区处妥当，可跟店家往房里歇息去！”

他稍微一顿，又引那呼呼入睡的何通，笑道：“这位贵友确是性情中人，可惜他只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美玉，江湖上风波绝险，两兄不宜乱闯，如果没有别的要事，还是在家里比较安稳。”

白刚赶忙向前一揖道：“谨领二位解围之德，但小弟因